

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 若干情况

• 根据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政协委员座谈资料整理 •

全國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編

1957年4月

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 若干情况

• 根据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政协委员座谈资料整理 •

“有关凉山彝族社会歷史的若干情况”这份資料，是全國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歷史調查組在1957年2月間寫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

目 录

几点說明	(1)
第一章 关于若干名詞的解釋	(3)
第二章 等級和等級关系	(6)
第三章 家支	(21)
第四章 冤家关系	(31)
第五章 階級斗争	(40)
附 註	(43)
附錄一 有关經濟的若干情况	(49)
附錄二 普格縣的一次白彝大起义	(52)
附錄三 (1) 黑彝家支世系簡表 (古侯部分)	(插頁)
(2) 黑彝家支世系簡表 (曲涅部分)	(插頁)
附錄四 反映社会实际的成語	(55)

几 点 說 明

1、本組於1956年12月29日至1957年1月10日約請彝族自治州部分政協委員舉行座談，廣泛收集有關彝族社會歷史情況的材料，會後並進行一些個別訪問。這份材料主要是根據這次座談會和個別訪問編寫而成。

2、除上述的材料來源外，自治州人民委員會的一些負責同志和翻譯同志也提供了一些材料；此外，本組第一次彙報會議的有關材料也一併編入。

3、這次材料的可靠性較大，參加座談會的人顧慮很少，認識也比較開明，都能暢所欲言。但缺點是：缺乏具體統計資料，有關階級鬥爭的材料不多，因黑彝一直強調階級調協融洽，歪曲了彝族社會的等級關係，另一方面白彝上層的階級認識模糊，也提不出太多資料。

4、座談的材料因條件限制，尚不夠全面深入，故只能作為一般情況的參考，而不能認為這個材料就是代表涼山彝族社會的全貌。

5、參加這次座談會的人員名單如下：

姓 名	地 區	職 務		
果基木古	普 雄	自治州副州長	黑	彝
阿陸古切	普 雄	縣政協委員	黑	彝
井曲達結	美 姑		黑	彝
吉克烏達	美 姑	(筆摩)	白	彝
羅洪爾塞	喜 德	縣視察團員	黑	彝
羅洪移貼	喜 德	州人委參事室	黑	彝
羅洪才哈	喜 德	州人委衛生處長	黑	彝
傑姆阿果	喜 德	州政協副主席	黑	彝
加拉神多	越 嶺	州人委農林處長	黑	彝
阿足洛沙	呷 洛	副縣長	黑	彝
也日才報 (蔣大成)	呷 洛	縣政協委員	白	彝
吉克年喜	義 邊	州政協常委	白	彝
八且烏火	昭 覺	四川省政協委員	黑	彝
瓦渣拉貼	昭 覺	縣政協委員	黑	彝
瓦渣咱貼	昭 覺	州人委民政處副處長	黑	彝
沙馬紀吉	昭 覺	州政協委員	土	司
爾恩一達	昭 覺	州政協委員	土	目
馬五達	昭 覺	州政協副主席	黑	彝
井姆戈角 (毛爾覺)	普 格	縣政協委員	白	彝
吉狄阿約	布 拖	自治州副州長	黑	彝

吉狄阿什
沙瑪約呷
安學成

※

翻譯人員

盧占雄
瓦渣阿書
劉世學（阿訇家）
楊政清（車家）
白比土
王金廷（曲木家）
胡治全

布瓦金
拖崗陽

※

雷波
昭覺
呷洛
普格
金陽
喜德
雷波

縣政協委員
縣辦事處副處長
州人委參事室副主任

※

州人委翻譯科長
州人委民政科
州民幹校
州民幹校
州民族小學
果基木古副州長翻譯
本組翻譯

黑黑土
彝彝司

黑黑
白白
白白
白白
白白
彝彝
彝彝

第一章 關於若干名詞的解釋

- 一、諾蘇
- 二、子末
- 三、諾伯和諾低
- 四、耶莫、耶都、耶沙
- 五、決
- 六、曲火、曲則、曲末
- 七、曲諾
- 八、萌柱
- 九、麻邀
- 十、朔与赤黑
- 十一、杰足

一、諾 蘇

“諾”字單从字面來看是“黑色”之意，但实际上它並不包含“黑色”之意。它含有彝族自称專有形容詞的意义，例如，彝族称西昌以南的安寧河为“諾矣”，“矣”是水的意思，因这条河流經彝族地区，改名为“諾矣”（又一說法，諾矣是指的金沙江）；又如“諾日”（酒）是彝族制的酒之意。所以“諾蘇”也是彝族自称。实际上是先有“諾蘇”之名的出現，以后才有“諾”——黑彝的名称的出現。也就是說先有“諾蘇”这一个整体，以后才分化出土司、黑彝、白彝等不同的等級。这种分化主要由於財势強弱的关系，后来封建王朝把强大的封为土司。

二、子 末

“子”的意思是“官”或“主权”，“末”是語尾。彝族通常称呼土司、土目为“子末”。他們还分不清土司和土目之間的區別，只認為有印的是土司，無印的是土目。彝区的土司是过去封建王朝在自己势力能控制之处所封的官，如果当时封建王朝所不能控制之处，土司也一样不能控制。如嶺邦正（立立土司）名义上轄有越嶲全境，但实际上他从未控制过，因过去封建反动統治者也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过。

土司与黑白彝是同时存在的，他們有句俗語：土司、黑彝、白彝这三种人（彝語原詞称为“三家”或“三制度”）从前就存在（彝語原詞称为“同时存在”）。

三、諾伯和諾低

是黑彝等級中的兩個階層。按原意：“諾伯”为“好”，“諾低”为“歹”。諾伯

和諾低的分別，主要由於“骨头”軟硬的关系（即血統的純真与否）与其他黑彝家支开親的关系如何，祖祖輩輩是否都有名望。但是諾伯、諾低之分在黑彝中間只是背地議論，而不公开談論。

四、耶莫、耶都、耶沙

为黑彝、曲諾、阿加各等級中的財富差別，是为分担派款时按不同的財富差別來献納。

“耶”是“家务”之意，“耶莫”是“上等家务”之意，“耶都”是“中等家务”之意，“耶沙”是“下等、貧窮家务”之意。

在黑彝中，諾伯、諾低之分是名譽、“骨头”之分，而耶莫、耶都、耶沙是家务好坏之分。二者並無必然联系。

五、决

“决”为黑彝所轄的整个被統治階級，包括曲諾、阿加、呷西的全部，不論是否有家支、無家支或者是漢人被抓進來的，都統称为“决”。“决”是与“諾”对称的。也有人把“决”譯成白彝，这是不对的，因为白彝都是有家支的，而“决”却有一小部分沒有家支。

六、曲火、曲則、曲末

“曲火”普通譯为白彝，即包括有家支的曲諾、阿加或呷西。“曲則”是曲火中的男子（或称白彝男兒），“曲末”为曲火中的女子（或称白彝妇女）。

过去称土司下面的官百姓也是“曲火”，他們自視比黑彝下面的曲諾更高一等，故这种曲火不願与黑彝下面的曲諾通婚。如曲諾之子欲与曲火之女开親，曲諾必須多送些聘礼（多送一牛或一馬）；反之，如曲火之子欲与曲諾之女开親，則曲火要少交些聘礼（这是在清代土司势力較强之时的情况）。但自清末以后，土司势力漸衰，黑彝逐漸强大起來，所屬的曲諾也隨之强大起來，曲火与曲諾开親的差別也就逐漸消失了。但迄今仍有部分曲火家支不願与曲諾家支开親。如昭觉三灣河的阿曲拉馬家自認是土司嶺邦正家的真正曲火，不肯与黑彝所屬的曲諾通婚。此外呷洛縣的沙呷家也是如此。

但是，黑彝也看不起曲火，無論曲火如何有財勢，黑彝也不肯与曲火通婚。

七、曲 諾

有二种不同的解釋：

（一）“曲”是白，“諾”是黑，即半白半黑之意。是因过去黑彝男子与白彝女子發生关系所生的后代。

（二）“曲諾”是“把自身贖出來”之意。

八、萌 柱

“萌”是母親之意，“柱”是帶來之意。即黑彝女子从娘家所帶來的陪嫁丫头。帶

过來的丫頭以后被配婚給阿加。

九、麻 邈

沒有家門的、來歷不明的呷西都被稱為麻邈。這個名詞可以包含幾類不同的人：

（一）漢人被抓進來，在兩代以內無家無姓的。

（二）從外地抓來或買來的呷西，雖非漢族，但他沒有家門，甚至有的黑彝姑娘被人搶去，賣到遠處，賣的人不說出她的家門，而她自己好面子也不肯說出自己的家門，這樣她也被稱為“麻邈”。

（三）女呷西的私生子。

“麻邈”一詞是有侮辱性的，不能公開說人家是“麻邈”。

十、朔與赤黑

都是意指具有漢人根根的“決”。朔的稱呼流行較普遍，含有極端賤視的意思；赤黑的稱呼主要是在布拖一帶流行。

朔可以成為阿加，也可成為曲諾，但要經過很多代。過數代以後就不願被人稱為朔。

赤黑的特点是沒有家支，而且主要在白彝管轄之下，少數的也在黑彝管轄之下。赤黑可以上升為曲諾，但仍冠以赤黑之名而稱為“赤黑曲諾”。赤黑一詞可以作直接稱呼，對方不會有反感。

十一、杰 足

流行於義諾方言地區（大禰腳地區），專指曲諾的娃子的娃子而言。

第二章 等級和等級关系

一、土司和土目

二、黑 彝

- (一) 諾伯和諾低
- (二) 土司屬下的黑彝
- (三) 黑彝收入的比重
- (四) 黑彝对待自己財產(包括所屬娃子)的看法

三、諾比(黃骨头)

四、“獨立白彝”

五、曲諾(曲火)

- (一) 曲諾的負擔
- (二) 曲諾的“自由”

六、阿 加

七、呷 西

- (一) 呷西的來源
- (二) 呷西的身价
- (三) 呷西身价近數十年的变化情况

八、被統治者的等級升降

- (一) 曲諾的下降
- (二) 阿加和呷西的上升

九、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模糊等級关系 的一些表象

彝族社会的等級有土司(土目)、黑彝、白彝(包括獨立白彝、曲火、曲諾、阿加和呷西)。过去,彝族有句俗語:

土司48家,
黑彝24家,
白彝120家。

这是普雄的旧說法，而金陽、喜德的說法是：土司48家、黑彝120家、白彝数不清。这是說明彝族社会过去等級分化的情况，当然具体数字並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所指的也只是某一歷史时期的情况。然而从这句俗語中看出：他們把土司、黑彝、白彝概括了彝族社会的等級分化。在实际生活中，三者也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当然在通婚关系上，土司和黑彝並不嚴格。嚴格說來，黑彝和白彝之間的界限分明是远超过土司与黑彝之間。尤其近数十年來的趋势是各地土司都在衰替，黑彝势力迅速膨胀，这就更使得过去封建王朝所支持的土司們顯得黯淡無光，在現實生活中，土司和黑彝的界限已在逐漸消失。但是，在黑彝和白彝之間，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來筑壘起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鴻溝。

現在我們就把彝族社会的各个等級和等級关系簡述如下：

一、土司和土目

过去常說凉山有四大土司：

(一) 沙馬家(安家) 原在貴州，16代以前進入凉山，初居昭覺的古尼拉达，28年前被黑彝阿陸家和馬家逐出逃往金陽。沙馬土司轄区为美姑、瓦崗、普雄和金陽的各一小部分。解放前土司为安登俊，1954年自殺身死。

(二) 阿着家(楊家) 亦从貴州迁來凉山，轄区为雷波、馬边、峨边、洪溪、瓦崗等部分地区。解放前，土司为楊代蒂(女)。

(三) 立立家(嶺家) 称僇僇宣慰司，轄区为昭覺、喜德、西昌、冕寧的部分地区，原居昭覺三灣河，后迁西昌安順場。解放前土司为嶺邦正，嶺本系新吉家土司繼承了立立家的世系。

新吉家(嶺家) 原是長官司，轄区为呷洛、越嶲、普雄和石棉的部分地区。解放前土司为嶺邦正。新吉家与立立家已合并为一个土司。嶺邦正共轄彝人三千余戶。

(四) 阿都家或都家 原是長官司，轄区为布拖、普格、金陽的部分地区。原住普格的西罗，后迁布拖特木里鄉，解放前土司为安樹德(沙馬家)，十代以前沙馬土司承繼了都家土司的世系。1945年安樹德为所屬黑彝吉狄家買通人刺殺，土司职位由其侄安学成繼承，共轄彝人三千余戶。

除上述四大土司外，亦有人称呷洛田坝千戶嶺光电为土司者。(又据安学成云：嶺光电实为阿碩土目的分支，原屬新吉土司所轄，有千戶印。)原轄一千戶左右，1926年以后受到刘文輝軍隊的侵入，強制所謂改土归流，十年以后(1936)嶺光电自內地讀書归来才又恢复为700余戶。嶺在解放前与楊代蒂結婚。

此外，亦有人称呷洛岩潤地区嶺固(嶺邦正之叔)为土司者。

根据彝族的傳說和土司家譜(安学成所藏)，凉山土司都是黑彝祖先古候、曲涅二兄弟的后代，为了易於說明，作簡表於下：(註1)

古候		阿都家(都家)，土司安学成
曲涅	{	①新吉土司.....嶺邦正
		②勒支阿戶土司.....李明揚(漢源縣)
		③立立土司.....嶺邦正(承繼)

在彝族內部，土司和土目分別不够顯著，在彝語中都称为“子末”。据安学成說：土司、土目本是一家人，土司只有一个印，由長子繼承，其他諸子就成为土目了。尽管如此，他們还是把土司、土目类别为三等：

（一）涅危（高等）——如立立土司嶺邦正。

（二）比木（中等）——如呷洛田堪嶺光电。

（三）孜毛（低等）——如越崙坡烏家。

在过去土司鼎盛时代，土司的等級是嚴格的，他們只能在土司內部开親，不得已时可以和土目开親，而不得与其他等級开親，土目也是如此。但是近年來，这种規定已过时了，如嶺邦正的母、妻都是呷洛黑彝勿雷家的姑娘，土目阿碩家也早与黑彝八且家、保姆家等开了親，土目尔恩家亦然。这些情况都說明近年黑彝財势的膨脹，突破了过去土司、土目与黑彝之間的嚴格界限。

土司为了維系他的权威，不使利权分散，所以對於自己子孙的繁衍是不加鼓励的。諺語說：

黑彝子孙以多为貴，

土司子孙以独为貴。

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其一：土司为封建王朝所封，如土司的子孙多，則权力也就分散，財富也就随之分散。其二：由於过去等級的尊嚴，土司一定要与土司开親。如土司家的子女太多，配偶对象就会發生困难，如找不到适当对象，只好退而求之於土目或黑彝，这样就会使土司的声威下落。如土司的子女少，就可很嚴謹的選擇对象了。其三：土司职位例由長子繼承，但次子、幼子等仍是土目的地位，他們也要分一部分土地和百姓，这样就易引起土司家庭內部的糾紛，有时甚至連年不断，結果会引起百姓不滿，不利於土司的統治。

从凉山的人口和家支的比重來看，也确实如此，土司与黑彝比較，都是顯得單薄的。所以在彝族社会中也流傳這句話：

黑彝靠家門，

土司靠百姓。

意即：黑彝靠家門，因家門人多势众；而土司的家門人力單薄，就只能靠百姓了。

封建王朝时代，土司也确曾鼎盛一时，迄今这些土司还常炫耀过去轄地的廣闊，但实际上他們的权势已大不如往昔了。清代时，土司每年还有向所屬百姓征馬之权，但在清末就已取消。土司收官租也是逐漸凌替。如都家土司在普格西罗区的官租，收齐了每年可达200多石，但从未收齐过，1955年只收到97石；在布拖的官租原为96石，但实际一年只能收到30多石。据安学成談：当都龍官之父在世时（約50多年前），还能收到全部官租，及至都龍官时（約40年前）只能收到一半左右，到安樹德时（約20年前）只能收60多石，到安学成时（約10年前）就只能收30多石了。

土司的衰替还表現在他們內部的互相殘殺（註2）和所屬黑白彝起來槍殺土司的事例（註3），以及土司被黑彝趕跑的事例（註4）。这些都是土司声势日衰的標誌。解放前，尽管黑彝在表面上相当尊重土司，然而土司的虛架子已愈來愈不像样，可以說：解放前凉山的真正統治力量是黑彝而非土司。

二、黑 彝

彝語稱黑彝為“諾”。黑彝約佔全彝族人口的7%多，過去他們是統治彝族社會的主要力量。

(一) 諾伯和諾低

這是黑彝中間關於血統高下的區分，區分的標準並不在於佔有財富的多少，而是以傳統的“骨頭”（血統根根）分為諾伯和諾低，因此，通婚關係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了。

諾伯和諾低在黑彝中間有着較顯著的界限，一般不能互相通婚，他們認為是二種“骨頭”。即使諾低很有錢，也不容易與諾伯開親；而諾伯中即使經濟地位很差，但在社會地位上仍然高於富足的諾低。

諾伯和諾低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家支內，他們雖然在血統觀念上有高低之分，但為家支所擔負的義務（如攤派款項及打冤家出人力等）却是相同的。

諾低是被認為來歷不明或曾被開除過家門的人的後代，據估計，全涼山黑彝中約有百分之諾低。

在黑彝家支中，整個家支的人都是諾伯的情形是很少的。只有果基家的人都是諾伯；羅洪家大部分是諾伯，極小部分是諾低；其他家支則諾伯、諾低兼而有之。

喜德縣的黑彝家支中有五個家支都是諾低，他們是：結決家、海諾家、謝諾家、蘇威家、沙瑪家。由於他們的來歷不明，所以不論他們的經濟如何富足，別的黑彝家支都不願和他們開親。

黑彝內部既然還有這樣的區分，諾低在地位上仍然受到諾伯的歧視，他們中間自然也會有矛盾存在。如呷洛縣一直是由黑彝中的諾伯統治，而諾低受歧視，但他們不服，經常反抗，互相打了二十多年，解放後，他們之間的矛盾仍然沒有解除。

(二) 土司屬下的黑彝

儘管土司近年勢力凌替，但在他的轄區內，黑彝對土司的從屬關係仍然存在。這種從屬關係要以一定的勞役或負擔形式表現出來。如金陽都家土司轄有八支黑彝家支，他們對於土司都負有固定的義務（註5），有些勞役雖然只是象徵性的，但還是要作一下。然而在有些地方即使這樣的象徵性的勞役也已取消了。（註6）

黑彝對土司也有一定的約束力量，甚至可以改變土司的婚姻。如1953年都家土司安學成自己決定與昭覺阿領阿全（土目）之女結婚，婚後遭到所屬八支黑彝的全体反對，他們認為土司應與土司開親而不應與土目開親，他們要求安退婚。安無奈，只好退了阿領家的姑娘，1956年初又與立立土司嶺邦正之女結婚。

(三) 黑彝收入的比重

黑彝的主要收入，一般來說有二：地租和自營土地的收穫。後者是靠自己所屬的曲諾、阿加、呷西的無償勞役而得到的。從剝削量來說，當然是後者更重一些。

我們了解到呷洛、峨邊、普格、昭覺四地的五個土司、土目、黑彝的收入比重中都是地租超過自營地（註7），他們地租的收入至少超過自營地收入的一倍以上。當然這五戶不能代表全部黑彝，但根據座談者熟悉情況的白彝所談，他們認為全涼山黑彝的收入比重，大部分都是從地租而來，少部分是從自營地而來，這是因為黑彝願意出租他們

的土地，这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1、黑彝的好地和靠近住所的土地大多是自营，因为这些土地產量高，自营对黑彝更有利；而所有的低產地或山地則多出租。因为按彝俗：黑彝主子在召喚所屬曲諾、阿加來劳动时，必須供給他們飯食，如系低產地，所入尚不敷所出，倒不如把地出租对黑彝主子更为有利。一般說來，黑彝的好地少，坏地多。因山地逐年开荒，都可以成为耕地，但產量却低，这种地还是出租对黑彝更有利。

但並非所有黑彝都把土地出租，如呷洛黑彝阿尔家、第第家、日惹家都較窮，佔有曲諾、阿加、呷西很少，最多的也不过一二十戶。他們自有土地很少，大多租自土司或当地漢人，土地均自营，並未出租。在布拖有一部分所謂的“干黑彝”，他們既無土地，也無呷西，他們只是經常到所屬的曲諾家中去吃飯，曲諾仍須招待他。他也不敢以強欺手段來掠奪曲諾的財產，因曲諾家支財勢大，黑彝也不敢過份無禮。在民主改革中，這些“干黑彝”就沒有划为奴隸主的成份了，雖然他們也並不劳动。

2、黑彝佔有土地很多，如全是自营，势必大大加重所屬曲諾、阿加的勞役負擔，这就很可能迫使他們外逃投向其他主子，这对黑彝的损失太大。反過來，能把自己的土地分散租給娃子种，这就会穩定他們不易外逃。出租土地是黑彝籠絡所屬曲諾、阿加的重要手段之一。

3、黑彝把土地出租，按时收租，覺得这样省心得多。如果土地自营，他們必須要組織、監督生產，而彝族社会生產的特点是黑彝輕視劳动，他們一般不組織生產，所以对黑彝來說，出租土地比自营土地更省心，反正收入地租也足够用了。

（四）黑彝对待自己財產（包括所屬娃子）的看法

黑彝主子在自己的“財產”中究竟是看重土地，还是看重娃子？对待這個問題有兩種看法：

1、土地为重。沒有土地，自己所屬的娃子就一無用处。持这种看法的黑彝在参加座談的各地代表性人物中只是極个别的。（普雄的阿陸古切）

2、娃子比土地更重要。他們認為娃子愈多，土地也就愈多，收入也就愈多。一般說來，黑彝佔有土地多，荒山多，只要能有人力開發出來，收入也就会增多。而且人多勢大，可以在打冤家时進行掠奪。所以最基本的財富还是娃子。比較來說，黑彝拥有更多的呷西和阿加比拥有更多的曲諾对主子更有利，因为前者的被剝削量大得多，我們从这样的常例可以看出黑彝對於自己財產的处理态度：如果一个黑彝主子在經濟特別困难时，首先是出賣自己的牛羊牲畜，其次賣土地，再次則“轉讓”曲諾（即將所屬曲諾“轉讓”給本家支的其他黑彝，得到一定代价，以后这个或数个曲諾就將对新主子負担义务。被“轉讓”的曲諾並不必迁移。但如曲諾不同意換新主子时，原來的主子也不得强迫），以后才是出賣阿加，最后实在無法时，才將呷西賣掉，这样也可看出黑彝主子是十分重視呷西这样的“財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黑彝積累了財富，要想更好的發家，他首先買牲畜，其次買土地，再次就要買呷西，以后買阿加，最后才多找曲諾。当这一切都具备以后，黑彝就要爭更大的名譽、威信，再后就要買名馬了。这样說明黑彝所追逐的名譽及所謂奢侈的享受——名馬，还是远次於实际物質財富。

彝族社会看黑彝是否有办法、有財勢，首先还是看他佔有娃子的数目，而不是首先

看他佔有土地的数目。

持上述看法的佔参加座谈的黑彝的絕大多數。

三、諾比（黃骨头）

“諾”是黑彝，“比”是陈旧、坏了、爛了之意。

在彝族这样一个極端重視等級血統的社会里，諾比是一个受各方歧視的一个等級。据彝族傳說：諾比是黑彝男子和白彝女子發生关系后所生的子女，他們是被开除出黑彝家門而逃亡在外的人，尽管他們仍然自称是黑彝，但黑彝和白彝都不承認他們黑彝的地位，而称他們为“諾比”，漢人称他們为“黃骨头”。这与諾伯和諾低的区别不同，因諾伯和諾低可以同时存在於一个黑彝家支中，但黑彝与諾比却絕對不能同时存在於同一黑彝家支中。諾比的家支名称虽然与黑彝家支相同，但黑彝却絕不承認它們。

諾比究竟有多少人口，現在还不清楚。他們有几个聚居区（主要在雷波上田坝区小溝村和普雄吉普拉达、諾古拉达、馬切莫等地，詳見“家支”一章），过去凡是不容於本家支的黑彝，都往这些地方跑，所以这些地方成为被开除家門的黑彝的庇护所了。

諾比各家支彼此通婚，而黑彝家支和白彝家支絕對不与諾比通婚。

諾比地区也仍然存在等級制度，富裕人家也照样有呷西和阿加，也有部分曲諾。他們从漢区抓來的呷西，人身也較自由。很多諾比自己也参加劳动。

諾比地区的特点是：他們內部絕不打冤家，团结力强，一致对外。鄰近的黑彝都要懼他三分，这也是因為他們遭受歧視排斥，激起了同仇敌愾所致。他們特別勇敢强悍，在打冤家上黑彝总是吃虧的。所以黑彝提起“諾比”，一方面是含有輕視——輕視他們的“骨头”，另一方面又是讚賞敬畏——敬畏他們的勇敢强悍。

諾比能够悍然屹立于血統关系森嚴的彝族社会中，实在是對於黑彝这一“衛道者”的絕大諷刺。諾比是以集体力量冲破了黑彝的“神聖的血緣”的防綫，他的存在而且不断繁衍擴大的事实毫不留情的在动摇着黑彝等級的神話。

四、“独立白彝”

在凉山有如海洋的土司、土目和黑彝的轄区内，白彝总是被統治的等級。然而就在这片海洋中也出現了一些“独立白彝”地区的孤島。

所謂“独立白彝”，就是在他們上面既無土司、土目，也無黑彝，这些白彝自己就是最高統治者。可以想像：在凉山这样的环境下，白彝要想維持自己的独立統治，是要經過艰苦的斗争的。

“独立白彝”地区有以下几处：

（一）呷洛田坝腴田鄉有兩支“独立白彝”家支——尔吉家和沙呷家，每家支約400戶，共約800余戶。在他們上面沒有土司、土目和黑彝。这二支一直是互相开親，而不与其他家支开親。据云：尔吉和沙呷的祖先本同屬於一个黑彝家支，二人都是因与女呷西相爱，被家門开除，逃來此地，二人互相請酒殺羊吃肉，說明以后二家支互相开親，以后就繁衍下來。

他們上面虽無土司、土目、黑彝，但是过去他們仍从屬於越嶲海堂都司（漢官），

他們每年要向都司上糧48石。

靠近田堪上下土司（嶺光屯、嶺邦正）的地区，或是有親戚住在田堪土司地界之內，他們還得在過年時向田堪土司送豬頭，表示投保之意。

這裏的白彝成為最高統治者，有的也佔有阿加和呷西，但為數不多，他們大多自己參加勞動。阿加都是漢人根根，沒有家支。這裏的曲諾沒有下降為阿加或呷西的，有錢的曲諾也從外面買來呷西，也有的人家佔有四、五個呷西之多。

（二）普格縣第一區次布鄉原屬土目爾恩家次布支管轄，共有二千多戶百姓娃子，共七八十個白彝家支，其中最大的為井姆家（約600戶）、畢家（約200多戶）、楊家（約100多戶）。由於土目的殘暴統治，各白彝家支於1945年舉行大起義，殺絕了次布支的18戶人，從而成為“獨立白彝”地區。以後數年，許多外地黑彝家支聯合起來，企圖佔領這個地區，但都遭到了失敗。起義成功後，這些白彝家支同意土目家中的阿加和呷西上升為曲諾，他們都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獲得了人身自由。雖然，原來的白彝家支並不肯與之開親，但他們終究取得了相當於曲諾的身份。然而，原來曲諾家中的呷西，仍然留為呷西，他們並未隨之得到自由。

（三）金陽三區都各鄉有“獨立白彝”地區，共有6個白彝家支，共有280—300戶左右，他們原屬黑彝金尼家所轄，因主子家門在打冤家時死絕，無人統治時期達三四十年之久。多年來許多黑彝家支都想成為這個地區的主人，但都遭到當地白彝家支的堅決反抗。只在一次作戰中，黑彝即被打死打傷100多人，黑彝的“美夢”終究未能實現。

（四）雷波上田堪抓抓崖地方有井姆、阿素、呷哈、阿錄、吉茲、結決等六家“獨立白彝”，共約數百戶人，原屬楊土司轄，以後土司勢衰，他們不再承認這種隸屬關係。他們勇敢強悍，任何黑彝都不敢去管他們。他們自己很少佔有娃子，都參加勞動。他們善泅水，常橫渡金沙江，到雲南地界虜掠漢人帶回來賣掉，而自己都很少養娃子。

（五）冕寧瀘沽上面約有100多戶“獨立白彝”稱為八木瀘沽家。

（六）喜德李子鄉沙堪一帶過去原是黑彝恩扎、羅洪、瓦渣、莫色、所果等家支的轄地，鄧秀廷專橫時代，把這些黑彝家支趕跑，成立了所謂的“48甲地區”，以後這地區的白彝就奉鄧秀廷為主子，而稱他為“色波阿呷”（即阿呷老板之意）。

從上面情況來看“獨立白彝”地區的存在是經過長期的武裝鬥爭而形成的。它擺脫了黑彝的統治。在這片黑彝統治的海洋中，“獨立白彝”的孤島顯然是對黑彝統治的威脅，所以黑彝總要以巨大代價企圖來消滅它，而“獨立白彝”地區必須以艱巨的鬥爭來維持它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獨立白彝”仍不能擺脫涼山原有制度的傳統，他們自己雖然戰勝了土司和黑彝的統治，成為“自由人”，但是他們自己仍然不思放棄奴役他人的地位，並未解放自己所屬的阿加和呷西。沿襲舊的統治辦法在他們看來是“最合理”的。這些地區大抵是鄰近漢族地區的，當時大漢族主義的剝削統治階級不會輕輕放過他們，也給了他一些生活的“榜樣”。

五、曲諾（曲火）

曲諾的地位是個重要的問題，從他的負擔和“自由”的限度來看，曲諾對於黑彝主子的人身隸屬關係還顯然存在，在估價曲諾地位時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一）曲諾的負擔（註8）

曲諾對主子的負擔，大體上分為幾類：

1、勞役：包括為主子作田間勞役；主子外出時，作隨行護衛；主子家中修建房屋時，曲諾要無償出工。田間勞役一般有固定的日期，大多在耕播和收割時期要參加，但勞役時間的多少要看主子土地和佔有曲諾、阿加和呷西的多少而定，各地區均有所不同，一般是數天至一二十天不等。這種勞役並不是因土地租佃關係而附加的，曲諾無論租種主子的土地與否，這種勞役是必須要負擔的。在勞役負擔上，各地都有一個共同點，如果曲諾自己也養有呷西，他可以自己的呷西來代替自己去主子家服勞役，這是允許的。

2、打冤家和賠命價：主子與外人打冤家時，曲諾必須參加，槍彈、口糧均自備；賠命價時，曲諾亦得負擔，一般說來，主子出一半，曲諾、阿加共出一半，但實際上，主子多將命價轉嫁給曲諾。曲諾必須參加打冤家，不只是有主子的約束，同時白彝家支也約束自己家門的人去參加，這是有關家支的信譽問題。

3、主子家中有婚喪之事或作帛（作道場）時，曲諾都要送禮，或是銀子，或牲畜、糧食和酒，各地規定也不一樣。

4、過年節時，曲諾要向主子送豬頭和酒，這是象征性的表示從屬關係。有些曲諾因為自己的主子軟弱，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那麼，他還得投保於其他強硬的黑彝家支作主子（有時同時投保數個），還要承擔一系列的義務。

5、主子來家拜訪時，曲諾則須打牲畜備酒食招待（遠道的主子打牛羊，近處的則作簡便招待）。

6、租地的要有地租，而在土司、土目地區，不租地的曲諾仍然要交官租，這說明在土司、土目地區內，曲諾雖然有私有地，但最高所有權仍是屬於土司、土目的。

總之，從上面的負擔情況來看，曲諾對於主子的各項負擔並非由於土地的租佃關係，而是由於人身隸屬關係，曲諾無論租地與否，主奴的隸屬關係總是存在的，剝削也就是從主奴隸屬關係而來。

（二）曲諾的“自由”

“獨立白彝”地區，曲諾是最高統治者，此處從略。

土司、土目、黑彝地區，曲諾是被統治者，但是他們的“自由”限度，各個地區也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可以从幾方面來看：

1、遷移：曲諾能否自由遷出主子所轄的區域，這是個說明曲諾身份的標誌之一，而且也是黑彝地區常常引起冤家糾紛的問題。一般說來，土司、土目地區，曲諾可以自由遷出主子所轄地區（如呷洛田堪土司地區和普格爾恩土目地區都是如此）；但遇過年婚喪之事時，曲諾仍須向原有主子承擔原來的義務。在這方面，白彝家支也有一定的約束作用。曲諾外遷，家支常來攔阻，這也是一道關口。至於黑彝地區，曲諾不能自由遷出主子所轄的地界，唯一的辦法，就是悄悄逃跑，但是被捉回來後，就要受處罰。在峨邊黑彝地區，曲諾如欲遷移，必須取得主子的同意，遷出後仍須向原來的主子承擔義務，遷出的地區必須與原來主子沒有冤家關係，否則主子不會允許，因為這等於給冤家對方增加一份力量。